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畅销作家蜀客实力巅峰之作！
再塑仙侠小说经典！

无数读者为它哭，为它笑，为它彻夜不眠。

一段让你无法自拔的仙侠绝恋。

当你的爱已不在，我宁愿抱着你一齐毁灭！

重紫

CHONGZI

蜀客

作品

SHUKE
work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D.C. 20535
JANUARY 19, 1964

MEMORANDUM
TO : DIRECTOR, FBI
FROM : SAC, NEW YORK
SUBJECT: [REDACTED]



重紫

下

CHONGZI

蜀客◎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I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上

第一卷 朝朝暮暮

第一章 白云之桥·····	003	第十一章 星璨·····	085
第二章 天生煞气·····	010	第十二章 试剑会·····	092
第三章 重紫·····	018	第十三章 风波又起·····	101
第四章 无奈的师父·····	027	第十四章 灵台印·····	110
第五章 朝朝暮暮·····	034	第十五章 阴水仙·····	118
第六章 天机·····	042	第十六章 似曾相识·····	128
第七章 人间行·····	052	第十七章 欲毒·····	137
第八章 小娘子·····	059	第十八章 楚不复·····	147
第九章 卓云姬·····	068	第十九章 梦魔·····	156
第十章 回生之吻·····	076	第二十章 劫持·····	165

第二卷 万劫不复

第一章	万劫之地·····	179
第二章	魔蛇·····	188
第三章	亡月·····	198
第四章	虎口狼窝·····	209
第五章	地狱仙境·····	221
第六章	仙心恒在·····	232
第七章	归去来·····	242
第八章	承诺·····	251
第九章	万劫不复·····	260
第十章	终结·····	269

目录

下

第三卷 来生师徒

第一章 遗忘的历史.....	283
第二章 来生师徒.....	292
第三章 弃剑.....	301
第四章 师父的重儿.....	310
第五章 初露锋芒.....	320
第六章 天山雪.....	332
第七章 海底通道.....	342
第八章 雪夜梅.....	352
第九章 任性的爱.....	362
第十章 云姬之死.....	372
第十一章 行刑.....	382
第十二章 无情.....	391
第十三章 冰牢.....	400
第十四章 魔道.....	408

第四卷 何处归程

第一章	天之邪·····	417	第十章	雪之哀伤·····	498
第二章	九幽皇后·····	427	第十一章	寻找眼睛·····	508
第三章	梦醒·····	435	第十二章	星殒·····	520
第四章	遗忘的决定·····	445	第十三章	仙魔对阵·····	531
第五章	冷万里·····	455	第十四章	相拥一刻·····	541
第六章	毁灭与成就·····	463	第十五章	尾声·····	549
第七章	天魔现世·····	472	番外一	洛紫篇·····	552
第八章	凤凰泪·····	481	番外二	雪阴篇·····	558
第九章	祝融果·····	491	后记	·····	564



第三卷 来生师徒

煞气四散，狂风骤起，吹动白色衣衫，如将死的蝴蝶留在世上最美的舞蹈。

日升月落，春尽秋来，十年一梦，眨眼便已沧海桑田。所谓世事难料，正如天际风云，变幻莫测，仙魔之战永无休止。仙门强盛的背后，魔族亦悄然壮大，作为连通六界的要道——人间大地深受其害。两年前，狐妖潜入两国皇宫，挑起战乱，直杀得横尸遍野，山河惨淡，数万人流离失所，先前好不容易恢复的元气又折损殆尽。

不堪苦难折磨的人们，向更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仙门地位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中以南华声名最盛，近年魔族猖狂，幸有重华尊者率仙门合力诛杀，才将九幽魔宫气焰压制下去。

神仙无岁月，守护的只是烟火人间。

对于他们来说，百年亦是弹指而过。二十年前走上南华的那个小乞丐，再无人提起，连同她的所有故事，都已化作浮云清风，在冷清的紫竹峰上孤独飘荡。

若非有背叛师门的罪名，若非那位师父身份特别，她几乎连历史也算不上的。

一半岁月的消磨，一半刻意的遗忘。

眼看又要到南华派广收门徒的日子，附近几个小村镇的客栈早已住得满满的。许多人不辞辛苦，带着子女，背着包袱，自四面八方赶来，等待仙界之门打开。

晚霞飘浮，夕阳斜照，地上两条人影拖得长长的。

男人很年轻，模样温文尔雅，举止却透着成熟男人才有的稳重。女子更年轻，容貌极美，只是穿着身寻常的蓝黑衣裳，脸色有点苍白。

“精神这么差，是不是累了？”语气略显心疼。

“没有，我没事。”

男人抬起手，迟疑了下，最终还是轻轻抚摸她额前秀发，语气温柔，说是恋人，倒更有些像长辈的宠溺与关切，“不要逞强，生老病死并没什么，不该再为我消耗法力。”

女子垂眸，唇角扬起美丽的弧度，单薄的身体不由自主往他怀里靠近些，“几粒丹药而已，哪里消耗了什么法力！”

“水仙，仙凡有别，人间事无须强求。你是修仙之人，还想不明白？”

“那又如何？”

“人之寿数乃天意注定，你借仙力替我延续性命，便是忤逆天意，恐怕……”

女子忽然激动起来，推开他就走，“天意是什么！我对你，还比不上天意对你好？你自己去顺天意，就别管我了！”

男人拉住她，“我不过说句话，怎的发脾气？”

女子倔强地望着他的眼睛，“我就是不让你老，不让你转世，你会忘记我吗？”

男人看着那眼睛，沉默，最终淡淡一笑。

女子咬唇笑，重新倚到他怀里，同时右手悄悄在背后作法。

“师姐！”

“师弟，你来做什么？”

“师父命我办件事，路过这里，听说近日南华派要收新弟子，所以顺道来看看。”

女子点头。

凭空出现的少年说了两句便匆匆离去，旁边男人自然分辨不出那是幻象，望着少年远去的方向问道：“是你师弟？”

女子抱着他的手臂，“你总怀疑我骗你，现在知道了吧。”

男人皱眉道：“并非怀疑你，只不过你向来任性，经常不见人影，办的什么事又不肯与我说，我有些担心。”

“我这么大的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总是独自出去，不妥，我去修仙助你？”

“你非要来南华，难道就是想入仙门？”女子并无喜悦，反而添了一丝紧张之色，侧目道，“有我的药，何必修仙？再说他们只收小孩子的，你老人家是小孩子么？”

男人看着她半晌，莞尔，“走吧，过去看看，或许还能遇上别的仙门弟子。”

女子点头，走了两步忽然扶额。

男人扶住她，“怎么了？”

“没事，或许有点累。”

“那就回客栈歇息。”

二人转身，顺着来路缓缓往回走，消失在温柔美丽的落日余晖里。

与此同时，百里之外一老一少正在急急赶路，满身风尘。

女孩穿着简单朴素，不过十一二岁，尚未长成，一张小脸却生得极其美艳，加上乌黑

秀发，雪白肌肤，足以看出将来的美人模样，此刻脸上满布焦急之色，步伐姿态依旧中规中矩，分明教养极好。她走得原不算慢，可惜同行的老人须发尽白，气喘吁吁，不时要停下来等。

“唉，都是我这把老骨头拖累了你。”

“阿伯莫急，先歇歇，到下个镇或许就能雇到车了。”

家中主人突然病情加重，小主人坚持留下侍奉父亲，不肯离开，直至主人丧事完毕才动身，耽误了许多时日。马车又在半路上出事，原打算重新雇一辆，哪料此去南华，沿途不论马车牛车都早已被人雇走了，故此匆忙。

老人叹气，“天要黑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还是快些赶路吧，阿伯还跟得上。”

女孩安慰，“不妨事，今晚月亮好，我们可以慢慢走。”

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着急的。父亲遗命，交代一定要去南华拜师，误了这回就要再等五年，到那时自己早已年过十四，仙门是不会收的。

明月初升，深蓝天幕飘着几片薄薄的云彩。

荒山小道，杂草丛生，时有夜虫低鸣，一股浓浓的黑气悄然飘来。

女孩搀扶着老人，小心翼翼前行。

老人察觉周围气氛不对，警惕地看路旁树林，“好像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们。”

女孩惊道：“阿伯别吓我。”

莫不是野兽或山贼？老人紧张，停下脚步仔细察看。就在这时，猛然掀起一阵妖风，中间夹杂着数道黑气，会聚成人形，张牙舞爪朝二人扑来。

女孩“啊”了声，“这是什么？”

老人到底见多识广，颤声道：“妖怪！是妖魔，快跑！”

渺小的人类哪里逃得出魔的手心！妖魔眨眼间就扑到面前，狂笑声里伴着浓浓的熏鼻的血腥味。

老人立即张臂将她护在身后，“小主人快走！”

“阿伯！”

“阿伯不怕，快走！”

从未经历过这场面，女孩恐惧得直发抖，但她也知道这种时候不该独自逃走，眼见妖魔利爪伸向老人，绝望之际，忽然一道蓝光自背后闪现。

极其美丽的蓝光，清冷，缥缈，比雨后天空更明净。

惨叫声过，黑气逐渐散去，地下只留一片黑血。

女孩惊讶，转身望去。

如练月华，铺成通天大道，一名白衣青年御剑而来，仿佛月中仙人降临。

长眉如刀，目如秋水，冷漠的脸映着蓝莹莹的剑光，英武俊美。他无声落地，声音略显低沉，却很有魅力，“此地竟有血魔作乱！”

老人最先回神，拉起女孩就要下跪道谢。

白衣青年单手扶起他，“前行两里处有一村，可以投宿。”

他二人说话时，女孩只安静地站在旁边，悄悄打量他，心下暗忖，这么高明的法术，必是仙门中人无疑。往常不大出来行走，听爹爹说那些故事，还以为仙长都是老头呢，果真见识太浅……

视线落到长剑上，她更加吃惊。

三色剑穗？

白衣青年似乎察觉到了，斜斜瞟她一眼。

想不到他这么谨慎，女孩慌忙收回视线，垂首。

“魔族出没，夜间不宜赶路。”

“不瞒仙长，老仆是奉我家主人遗命送小主人去南华仙山拜师的，雇不到车，没办法才连夜赶路，哪里想到会遇见妖魔！”老人拭泪，“幸亏有仙长救命，不然老仆死了，有什么脸面去见主人呢？”

白衣青年皱眉，“南华？”

三色剑穗，据说是掌教亲传弟子的标志。女孩原本在怀疑，见他这样，心里更加确定，忙作礼试探，“不知仙长大名，尊师是哪位掌教？”

小小年纪言行老成，大户人家子女向来如此，原不奇怪，只没想到她这么细心。白衣青年有点意外，“南华秦珂，玉晨掌教座下。”

“原来是秦仙长！”女孩又惊又喜。

这位秦珂仙长本是燕王世子，后拜入仙门，成了虞掌教座下关门弟子，是最有名的仙门弟子之一。两年前受命进皇宫斩除作乱狐妖，功在社稷，皇帝为此还亲自上南华嘉赏他，此事更让他在人间声名远播。

她兀自惊喜，秦珂却淡淡道：“此去南华尚有百余里路，前面或许还会有妖魔，十分危险，不若就此回去。”

老人迟疑起来。

女孩摇头道：“多谢秦仙长好意，此番再危险，我也一定要去南华的。”

秦珂原是顺便试她，闻言微露赞赏之色，自剑穗上扯下一条丝线递与她，“若是因上南华拜师而丢了性命，叫仙门知道，更该惭愧。老人家年迈，赶不得路，恐已来不及，我如今还有要事在身，你既有这样的胆量，不妨先行赶去，此物带在身上，或能保平安。”

老人大喜，“快多谢仙长！”

女孩迟疑，“阿伯，我怎能丢下你？”

老人笑道：“阿伯这么大的人怕什么？本来早就有这意思的，只担心你年纪小，一个人上路会出事，现在有仙长送的护身符，就放心了。”

到底爹娘遗命为重，女孩接过剑穗，低声道谢。

秦珂不再多言，御剑离去。

目送他消失，女孩呆呆地望了许久，垂首，“阿伯，若是南华仙长们不肯收我，可要去哪里呢？”

家业尽被叔伯占去，老人亦觉悲凉，安慰道：“小主人生得聪明，会读书识字，又知道规矩，怎会选不上？还是先赶路，到前头村里再说吧。”

五年一度的盛事终于到来，结界撤去，南华仙山高高矗立于云端，巍峨壮观。主峰顶一轮红日，霞光万丈，伴随着悠长的钟声，远隔千里也能听见。

通往仙界的石门外，道路几乎被车马堵塞，无数人翘首以待，或多或少都露出紧张焦急之色。旁边有个简易的铁匠铺，铁锤敲得叮当响，外头架子上挂着几柄打好的粗糙铁剑。

一辆华贵的马车分外引人注目，护送的人马上百，带头的侍卫趾高气扬，不时吆喝驱赶靠近的人群。

“真的是九公主？”

“圣旨上说的，要送九公主入仙门，看这阵势，不是她是谁？”

“真的？”

……

皇家谁也惹不起，人群自觉退得远远的，私下议论纷纷。原来自皇宫出了狐妖之乱，朝廷对此十分重视，对仙门非常推崇，当今皇帝索性将最疼爱的九公主也送来南华拜师了。

“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是假的，是仙长在考验你们，记住没有？”

“知道了知道了。”

毕竟这次来的人太多，要拜到有名气的师父不容易，大人们反复叮嘱，听得孩子们直撇嘴。

时辰很快到了，大地震动，石门消失，面前现出一座幽幽山林。

十里外，女孩端着只破碗匆匆赶路，一张小脸上满是泥灰与汗水，黑一块白一块，几乎连五官也难以分辨。原来独自上路第一天就遇到刁难抢劫的，幸亏有秦珂的剑穗护身才没事，为了尽可能不惹人注意，她才想出这法子，扮作小乞丐，总不会有人笨到去打乞丐的主意。

原本不该迟到，可是不知怎的，这几天似乎运气不好，一路上老被蒙骗捉弄，明明往东，问路时人家偏说往西，害她跑了许多冤枉路。

今日南华仙门大开，不能错过，否则就白赶这么多天路了。

前面路口站着个人。

那是个男人，身材较高，披着宽大的黑斗篷，下摆拖垂在地上，却一点儿也不显臃肿，背影修长好看。

不是耕作的村夫怎会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野地里，没有车马仆人？女孩警觉，下意识想要远离，然而周围再无别人可问路，她只好端着破碗上前试探，“老先生？”

那人转过身。

女孩禁不住倒退一步。

这人似乎很年轻，装束却实在是……与众不同——整个人几乎都裹在黑斗篷里，大半张脸被遮住，唯独露出优雅的尖下巴，线条极美，如玉雕成，肤色有点苍白，像是久不见阳光，透着阴暗邪气的味道。

帽檐压得很低，看不到他的眼睛，可女孩却有种强烈的被人注视的感觉，让她很不舒服，想要尽快结束对话，于是硬着头皮道：“公子……”

“我没钱。”古怪的人，古怪的声音。

女孩反应过来，尴尬地丢掉破碗，“我不是问这个。”

他似乎也松了口气，“原来你不是要钱的？”

这一误会，女孩反而不怎么怕他了，忍笑，“公子知道南华怎么走吗？”

“知道，”他略抬下巴，指了指面前两条路，别有种贵族的气质，“左边是南华，右边是山阳。”

女孩规规矩矩道谢，转身就往右边路上走，男人也没多问。

大约半个时辰后，女孩又气急败坏顺着原路回来了。原来前几次被人捉弄，这回她特地留了个心眼，有意朝相反的方向走，哪知道人家并没骗她，右边当真是通往山阳，可谓弄巧成拙。

黑斗篷男人居然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块石头，要不是大白天，只怕路人还真会将他当成块大石头。

他似乎很疑惑，“我记得你是要去南华的？”

聪明反被聪明误，女孩羞惭，通红着脸掩饰，“方才不慎听错了。”

他没有怀疑，“去南华拜师？”

“是的。”

“我也顺路。”

女孩低低地“哦”了声，不再多话，快步朝前走。

男人的话不多，甚至没有问她的名字来历，无论她走多快，他始终跟在旁边，步态悠闲，像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女孩偷偷看了他几次，目光最后落到那颗硕大的紫水晶戒指上，顿时心神一荡，脑子开始恍惚，那美丽醉人的光泽就像是个巨大的黑洞，要将人的神志吸进去。

直到那只苍白的左手缩回斗篷里，女孩才回过神，心知被他发现，于是讪讪地主动找话说，“公子贵姓大名？”

“亡月。”

“啊？”

男人认真解释道：“死亡的亡，月亮的月。”

名字真奇怪，女孩违心道：“公子的名字真……好听。”

“多谢你夸奖，”亡月笑道，“想过拜谁为师了么？”

女孩悄悄握了下手里的剑穗，腼腆道：“南华的仙长们肯不肯收我尚未可知，怎敢想这些？只怕赶不及要去迟了。”

“去迟了才好，你会有个好师父。”

女孩只当他安慰自己，抿嘴一笑。

自此二人不再言语，默默赶路。大约再往前走了一个时辰，日头已高，午时将至，云端遥遥现出南华仙山的影子。

真是仙山！女孩惊喜，“我到了！”

转脸看，身旁不知何时已空无人影。

孩子们出发多时，山下大道旁车马毛驴已少了一半。南华派选徒向来严格，沿途设了难关考验，许多胆小的孩子都半途折回。大人们无奈，只好带着他们陆续离开，赶往青华等处。剩下的神情既紧张又得意，偶尔再有一两个哭着跑回来，立即便响起一阵叹气声和责骂声。

远远的，一个女孩自大路上跑来，由于低着头看不清面容，穿着又不起眼，人们都没有注意到。

方才已在小溪边洗过，脸上手上都干干净净，女孩尽量将自己淹没在人群里，喘息着，庆幸总算赶到的同时，也在暗暗盘算——仙尊们法力无边，既然有心考验，一举一动必定都落在他们眼里，须步步谨慎才是。

不知道秦仙长回来没有，他收不收徒弟？

无论是谁，都会希望拜个有名的好师父，女孩也并非全无准备，她早已打听过南华四位仙尊。紫竹峰那位最有名，却是不收徒弟的，先就打消妄想；虞掌教座下弟子倒有出息，然而自秦珂之后，他便不再收徒弟了；天机尊者最好说话，拜入他门下也最容易，可惜乱世中，占算卜测之技用处不大，何况听说他待徒弟太宽，不是好事。

思来想去，只剩最严厉的督教闵仙尊，门下弟子个个大有名气，更有首座慕玉仙长，所谓严师出高徒，若能拜在他座下，爹娘想必也会含笑九泉了。

这位仙尊身为督教，执掌教规刑罚，必定性情严厉，注重品行，喜欢谦逊稳重的人，此番要争取入他的眼，定然要比别人更加规矩有礼，切不可冒失。

女孩看看手里的剑穗，也并不抱太大希望。

或许秦仙长已经回来，他既然主动出手相助，可见对自己印象不算太差，倘若闵仙尊他们都不愿收的话，他肯不肯收自己呢？

整理好衣衫，整理好思绪，女孩迈步走出人群，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不急不缓踏入前面山林。

不远处，一道黑影站在大石旁，周围人们却都看不见似的。

黑斗篷下，半边唇角勾起，“回来了。”

南华主峰，数千弟子手执法器立于宽阔的主道旁，场面壮观，气氛庄严。六合殿内，高高的玉阶上，三位仙尊并肩而坐，正是掌教虞度、督教闵云中和天机尊者行玄。阶下两旁，几十名大弟子肃然而立，鸦雀无声。

行玄手执天机册，四下看了看，问：“秦珂那孩子怎的不在？”

虞度道：“前日有消息说九幽魔宫的哭杀妖在陈州一带作乱，我命他出去查一查。”

行玄道：“那孩子可以收徒弟了。”

虞度笑道：“他倔得很，意思是还要再安心修行几年。”徒弟入门才二十年，来日方长，肯潜心修行是好事。

行玄叹气道：“自从掌教师兄收了关门弟子，这些年没人与师叔和我抢徒弟，反而少了许多趣味。”

这话说得闵云中也忍不住抽了下嘴角，然后看着旁边空椅子皱眉，“术法再高，无人传承也是枉然，音凡又出去了？”

虞度道：“去青华了，恐怕不会回来。”

自洛音凡成名，紫竹峰术法便成了仙门公认最高超的术法，二人难免担心后继无人的问题，然而洛音凡自己并不提起，却是谁也不好开口。

其实不只他们，南华上下几乎人人都察觉到了，这些年重华尊者除了正事极少开口，或是闭关修行，或是经常外出，行踪不定，留在紫竹峰的日子少得很。以往再淡然，至少还有点人情味，现在是完全没有了，真正的冷漠，如同高高在上的神，无心无情，无人能走近。

闵云中道：“你是师兄，该劝一劝，总不能任他这么下去。”

虞度苦笑，“师叔明白，我又何尝不想劝！”

闵云中不再言语，旁边行玄摸摸胡子，看着手里天机册，似乎想说什么，最终欲言又止。